

雲南名家書法帖丛

桑牧书屋 編

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寒香閣遺墨

李广平 书

云南名家书法帖丛

寒香閣遺墨

李广平书
桑牧书屋编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寒香阁遗墨 / 桑牧书屋编. — 昆明: 云南美术出版社, 2010. 5

(云南名家书法帖丛; 1)

ISBN 978-7-5489-0074-0

I. ①寒… II. ①桑… III. ①汉字—书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92.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85786号

封面题字: 孙太初 叶城铭

责任编辑: 汤彦 张湘柱

云南名家书法帖丛

桑牧书屋 编

《寒香阁遗墨》

《高仁昭墨迹(一)》

《高仁昭墨迹(二)》

出版发行: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(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)

印 装: 云南朗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889×1194mm 1/16
印 张: 7.625
版 次: 2010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 数: 1~1000
书 号: ISBN 978-7-5489-0074-0
定 价: 360.00元(共三册)



李广平 (1916-1968)

李广平，原名李家璟，别署小宋、三十九郎。安徽合肥人，久居京华。因喜梅，故斋号「寒香阁」。系晚清北洋大臣李鸿章之曾孙，其自幼聪慧过人，深得传统家学熏陶，见多识广，特别是在书画诗词、国学方面造诣极高。其所书张问陶诗七十首、所画梅图堪称精品。

序【壹】

文采风流今尚存

——怀念李广平先生

姚钟华

一九六三年初夏，为准备来年的毕业创作，我从中央美院只身回到故乡云南，到农村体验生活，收集创作素材，完成『毕业实习』。我先回到昆明家中看望父亲，略作休整，准备到路南县的圭山去。一日，父亲对我说，你应当拜访一下李广平先生，他是一位很有才学的人。李广平是谁？我只知道有位作家是云南大学的副校长李广田。父亲说：『他是李鸿章的曾孙，曾任卢汉的秘书，在书画方面很有造诣。』说起李鸿章，我可没有好感，在过去的教科书中，他和曾国藩一样，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，又是晚清重臣，甲午海战后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『马关条约』，还搞什么『洋务运动』……完全是个民族败类。虽然少年时曾读过俄国盲诗人、作家爱罗先珂的一篇文章，谈到他曾见过李鸿章，印象还很好，他说他曾抚摸过李鸿章柔软的手、锦缎的官袍、光洁的发辫，人也很和气……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对李鸿章的看法。那么这个『历史罪人』的曾孙又会是怎样一个人呢？

一天晚上，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到李广平先生的寓所去拜访。他住在黄河巷的一个简陋的小院落中，他的房间坐西朝东。他见父亲到来，忙出来把我们迎了进去。我看他单身一人就住一间房，里边是床铺，中间是书桌，那桌上铺着一小块白羊毛毡，放着文房四宝。在直射的灯光下，放在盒里的几枚寿山石印章显得特别华美，虽是『陋室』，却整洁而精致。我想不愧是贵胄之后啊！虽然破落了，但总有一种不一般的文化氛围。寒暄之后，父亲说我是中央美院的学生，暑期回昆来，一是实习，二是休假……我告诉李先生，我是学油画的，但也非常热爱中国古代文化，有空就泡在故宫里……他眼睛一亮，说应该多去，那是他青少年时常去之地，他有一帮非常投洽的朋友，从小就出入故宫，过眼了大量清宫旧藏，最要好的朋友是启功。又说：『你到北京可以去找他，只要提我就行了』。谈到那时的生活他毫不掩饰地流露着兴奋与深切的怀念。我看墙壁上还挂着镜框与字画，但那灯光就聚在李先生和书桌上，犹如伦勃朗的油画——背景暗淡，看不太清。广平先生知我学画，便侃侃而谈起来。谈诗、书、画的关系，诗与画的意境，

随口背诵出许多古诗，「空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……」他用正宗的「京腔」有韵味地朗读这些诗时，我感到特别美，也特别有感染力。那些我熟悉的诗文，经他一朗读，却有一种引人入胜的新鲜感……我说我将到乡下作画，待画批新作回来后，当来请教。

我到路南圭山住了两个多月，生活艰苦，但努力作画，画了大量的油画、速写。回到昆明后来看画的朋友络绎不绝。还没来得及去请李先生，一天他却自己来了。他与我们楼下的邻居——一位高级工程师陈作新老伯同在「九三学社」，是朋友，也因此父亲认识了他。我见他来很高兴，就将画作请他过目指教。我知道他擅长的是中国书画，于油画虽然道理相通，但毕竟隔着一层，不知他会如何评价。他静静地看，我一幅幅地翻，中间他很少说什么，看完之后，他站起来，手掌往前一挥，颇有些斩钉截铁地说了四个字：「前途无量！」我当时听着颇受鼓舞，但又想这也许是对后学的鼓励、期望罢！父亲走过来，他又转身对父亲说：「你这个儿子，前途无量！」看他那严肃劲儿，又觉得他是认真的。

暑期之后我返回北京，那里已在全面贯彻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！」的精神了。不久我们下乡参加「四清」运动。临毕业又经受了严酷的「清理思想」，文艺思想遭到严厉的批判。在北京一天都不想呆了，我主动要求回云南，被分到了云南省电影公司画广告。后来我又参加「大学生劳动实习队」到宜良劳动，并就地参加「四清」运动。一年后我返回昆明，到电影公司上班，心中感到说不出的失落和苦闷——我的艺术生命刚刚开始，可一切似乎都结束了，多么令我失望啊！

一九六六年初春的一天，我在翠湖遇到李广平先生，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。虽近三年没见，但他神采依旧。我说我分到电影公司……大约有种无法掩饰的失落情绪。先生感觉到了，却沉默不语。我说过几天我将随公司的同事们到丽江「蹲点」，他忽然兴奋起来，对我说：「好啊！好啊！那里有玉龙雪山，你可以好好地看看、画画……」

我从丽江回来，史无前例的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」已席卷全国。他这位祖传的「四旧代表」「封建余孽」「反动政客」「右派分子」「风流才子」自是在劫难逃。受冲击、被抄家，他祖传的珍贵收藏、书画作品、诗文手稿——那些他所钟爱的，可资他「五陵年少忆旧游」的一切都悉数被查抄。那时我们家也噩运难逃，也受到「急风暴雨」般的洗劫冲击。我也没再去看望先生。过不久，却突然听到了他辞世的噩耗！那样一位才华横溢、学问渊博的难得人才就这么死了！据说除了政治上的打击外，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。我想他也许是绝望了！深刻地、无可挽回地、无可弥补地绝望了。他是在孤独与痛苦的深渊中死去的。多么令人感到凄

婉与沉痛！

又过了多少年，人们似乎已淡忘了广平先生，他在我的记忆中也渐渐地远去了，可我却又偶然在喜欢收藏的朋友处见到他的书法作品，那样的清雅、秀丽而挺劲。他是学赵孟頫的，深得其精髓。又听说他能作诗填词，很有功力，又能画一手写意花鸟画，对京剧他不仅是戏迷，还有深入的研究……他死后几十年，他的风采又在人世间浮现出来，在他的朋友、学生们口中传诵着。然而，他的作品已损失殆尽；更可惜的是，他的才华远远没有得到发挥。广平先生对我而言，如同一座云雾中的山，这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我只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实在的存在。

广平先生也绝对不会料到，几十年后对他的曾祖父李鸿章，学界正在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。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、甲午海战、马关条约、洋务运动及曾国藩、李鸿章等历史人物的功过，人们能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作科学的、实事求是的解读和审视。

有时想到广平先生潦倒清贫的生活，会想起杜工部赠曹霸的《丹青引》，心中又浮现成这样的句子「先生中堂之子孙，于今为庶为青门。运筹帷幄虽已矣，文采风流今尚存。」但李中堂大人为千夫所指，远没有那个「挟天子以令诸侯」的大白脸曹阿瞞那么张扬、那么神气。曹霸虽是「为庶为青门」但开元中官至「左武卫大将军」且「开元之中常引见，承恩数上南熏殿」。而广平先生则沦为「阶下囚」。才真是「途穷反遭俗眼白，世上未有如公贫」。他从纨绔子弟，风流少年，从繁华的故都，常常出入宫廷的公子哥儿，沦为远在边陲的落魄文人。其命运与身世，又使我想起爱新觉罗·敦敏赠曹雪芹的诗「燕市哭歌悲遇合，秦淮风月忆繁华」。多少王公贵戚，权臣将相，政治上失势了，门庭衰败了。那些显赫一时的公子王孙，大多成了潦倒失意的碌碌庸人，遗老遗少。但其中却冒出少数的天才，他们神秘地承袭了先辈遗泽，虽然再不是出将入相的料，却在文学艺术上发出异彩。如曹子建、曹霸、赵孟頫、八大山人、担当、纳兰性德、曹雪芹等等。广平先生的成就虽不能与这些人比肩，景况结局也不相同，但身世命运却有某种内在相似之处。他以自己的方式，虚虚实实之间，将其文采风流散落在这边陲古城。

二〇〇九年八月二日夜 昆明

序【贰】

忆李广平先生

张 诚

一九六五年，广平先生写过一个条幅给我。经历「文革」十年浩劫，我至今仍珍藏着。「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能平正，务追险绝；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」这是唐代大书法家、书法理论家孙过庭《书谱》中的一段学书名言。广平先生说：「孙氏所说的「平正」，虽提过三次，但各自含义不同，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关系。所谓「险绝」是通过「平正」的功夫得来的，而「险绝」后的「平正」、初学「平正」和既知「平正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」我想，这是一个普遍艺术创新的规律，他不仅仅适用于书法。近四十年来，我一直遵循这个规律在第一个「平正」上狠下工夫。我也想去追「险绝」，去创新，去有自己的面目，但又怕这面目太狰狞，让人难受，故还是留到五十岁以后再追「险绝」罢。

读高中时，同窗好友光西君对我说：「你是学书法的，应该认识一下李广平。」又说：「他是李鸿章的曾孙，在过北京故宫工作，懂的东西很多，可惜被打成右派。」当时我没有去找他，直到一九六五年离开了学校，我十几岁，便独自带了点小礼品和写的字，跑到黄河巷登门拜师。我说明原委，先生即进屋让座。那时父亲教习的是王、赵字，先生看了说太软，便叫改习柳公权，范本定为《神策军碑》。他见我习书有长进，便写了孙过庭的学书条幅给我。在那个充满阶级斗争的年代，先生自知自己的身份，故在落款上既不能写「存念」，也不能写「嘱书」，只能写成「索书」。意即不是我要写给你，而是你自己要的，这是多么尴尬的落款，但先生还是在他的名下盖了一方一般人难以识别的「天涯芳草」白文篆印，隐隐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。当时人们知道的书法家全国只有毛泽东和郭沫若两人，没想到广平先生的字也写得那么好，功力非同一般，正宗的「二王」书体，尤以核桃大的字最精彩。

先生的书房兼卧室约二十平方米，床置中间，靠窗是书桌，墙上有尚小云先生的书画。广平先生自作的梅花清新典雅，靠里有一帧清代盛装妇女的大照片，宽大的袖口，手上戴着玉镯，也许这是先生的母亲吧。这便是先生的「寒香阁」书斋，极富中国传统

文化底蕴又有一种清宮神秘的色彩——居住在这里的主人在他的书画作品上用了一方「末代王孙」的印章，真是很恰如其分的。然而，一年之后，「文革」来临，「末代王孙」和「天涯芳草」两方印，成了「毒草」的罪证，先生一次又一次地被批斗，被强令跪在院子中。每次批斗后，他都要用红纸写出感谢信，感谢红卫兵的帮助教育。但每次贴出，均被人揭走，不是内容怎样，而是字写得太好了。忧郁和屈辱，使先生终于在「文革」开始不久后的一九六八年，含恨离开了人世，享年五十二岁。

近年来，旧城改造的步伐加快。一天，当我走到昆明市华山东路，见黄河巷广平先生「寒香阁」的老屋已成一废墟，不禁无限伤感，引起无限的追思与怀念……

孫過庭書譜云初學分
布但求平正既純平正
務追險絕次臨險絕復
歸平正

一九六五年春節
張誠索書 廣平



寒香閣

遺墨

廣平老友
手書張如
山詩精品

己卯冬冬

石公初

題



目 录

李广平绘梅图	一
李广平书张问陶诗七十首	三
跋文 赵浩如	七八
跋文 郭伟	八四
跋文 孙源	八六
跋文 吴丽丽	九六
跋文 李森	九八
后记	一〇七

李广平绘梅图

雲寰女史清屬 李廣平寫



李广平书张问陶诗七十首

菱絲荇葉一叢叢
澄水春寒柳岸通
記否年時騎馬家
女墻花底藕花紅

春渠夾岸可憐清
萍底魚苗作隊行
水稻未耕阡陌整
愛看風景似蓉城